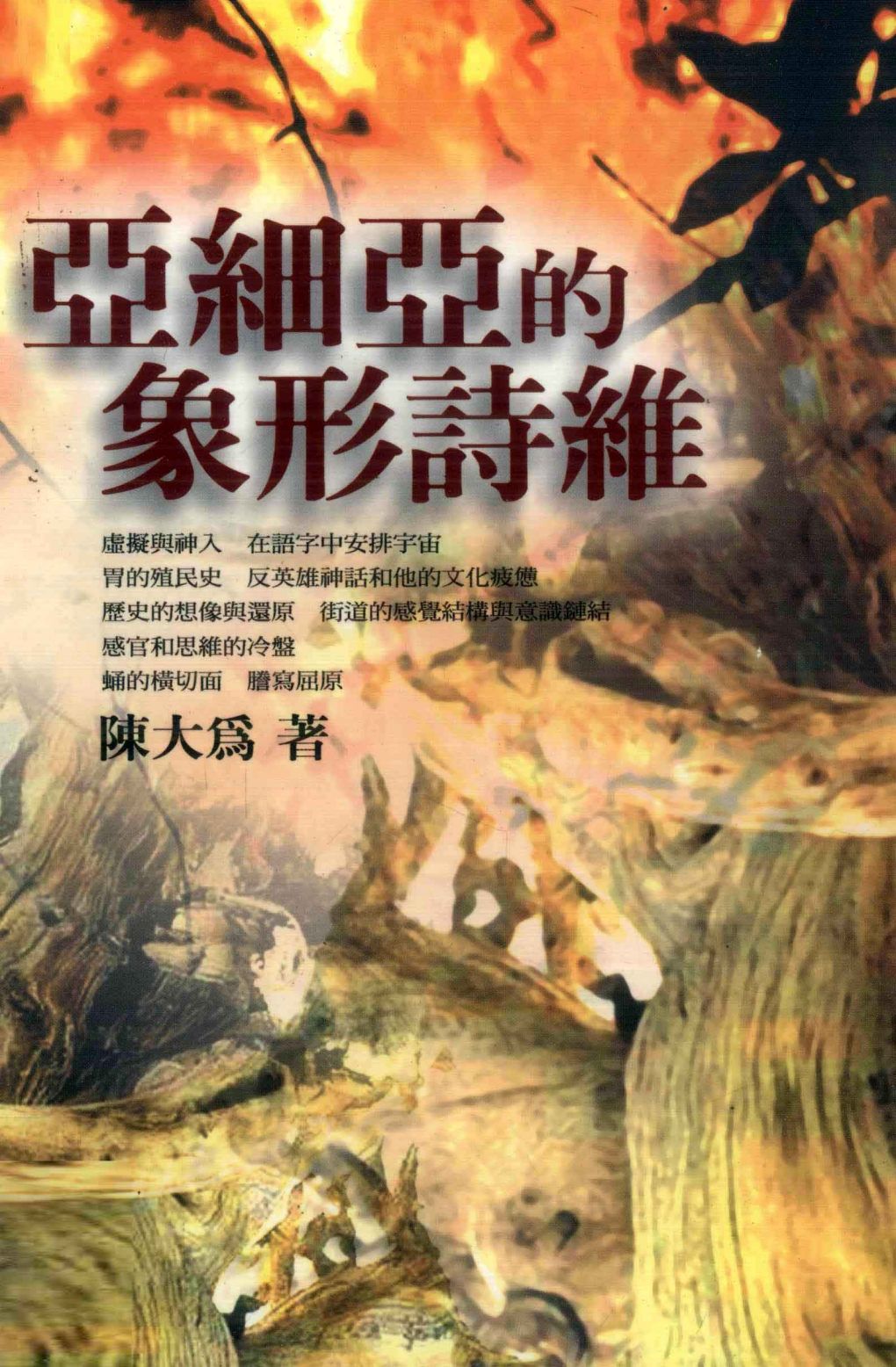




亞細亞的 象形詩維

虛擬與神入 在語字中安排宇宙

胃的殖民史 反英雄神話和他的文化疲憊

歷史的想像與還原 街道的感覺結構與意識鏈結

感官和思維的冷盤

蛹的橫切面 膽寫屈原

陳大爲 著

亞細亞的象形詩維

台灣現代詩・大陸當代詩歌・馬華現代詩・亞洲中文現代詩

【陳大為・2000】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亞細亞的象形詩維／陳大爲著．--初版．--

臺北市：萬卷樓，民 90

面； 公分

ISBN 957-739-315-2(平裝)

1. 中國詩-現代(1900-)-評論-論文,講
詞等

821.886

89018295

亞細亞的象形詩維

著 者：陳大爲

發行人：許鏐輝

出版者：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

台北市羅斯福路二段 41 號 6 樓之 3

電話(02)23216565・23952992

FAX(02)23944113

劃撥帳號 15624015

出版登記證：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 5655 號

網站網址：<http://www.wanjuan.com.tw/>

E-mail：wanjuan@tpts5.seed.net.tw

經銷代理：紅螞蟻圖書有限公司

台北市內湖區文德路 210 巷 30 弄 25 號

電話(02)27999490

FAX(02)27995284

承印廠商：晟齊實業有限公司

定價：240 元

出版日期：民國 90 年 1 月初版

(如有缺頁或破損，請予回本社更換，謝謝)

◎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◎

ISBN 957-739-315-2

目 錄

J 目 錄

卷一：台灣現代詩

- 003 虛擬與神入
——論羅智成詩中的先秦圖象
- 031 在語字中安排宇宙
——讀洛夫的《魔歌》
- 047 胃的殖民史
——台灣現代詩裡的速食文化

卷二：大陸當代詩歌

- 069 反英雄神話和他的文化疲憊
——細讀江河的神話組詩《太陽和他的反光》
- 091 歷史的想像與還原
——關於大雁塔的兩種書寫態度

卷三：馬華現代詩

109 街道的空間結構與意義鏈結

——馬華現代詩的街道書寫

147 感官與思維的冷盤

——九〇年代馬華新詩裡的都市影像

169 蛹的橫切面

——葉明詩中的蛻變與不變

卷四：亞洲中文現代詩

197 謄寫屈原

——管窺亞洲中文現代詩的屈原主題

247 後 記

【卷 一】

台灣現代詩

虛擬與神入

在語字中安排宇宙

胃的殖民史

虛擬與神入

——論羅智成詩中的先秦圖象

序

歷史是史家透過想像所建構的過去，不能與真正發生過的事件真相劃上等號，因此歷史無法重現，所有的史籍都是一種移動的、有問題的論述（盧建榮，1996：17）。當然我們無法透過任何文學形式「重現」過去的歷史時空，我們只可以「重構」。重構即是一種主觀的詮釋，而觀點本身所包含的理念和認知、視野和創意，決定了該文學作品的先天價值。它除了必須面對不同讀者的閱讀水平與期待視野（Erwartungshorizont）之外，還得面對歷史文獻對同一人物與事件所達成的論述深度與廣度。如果一首詩最終呈現的觀點與敘述，仍舊跳不出我們熟透的論調與情節，那作者不過炒了一盤歷史的冷飯，這首詩的創作價值便萎縮大半。

翻閱七〇年代末到八〇年代初期，國軍文藝金像獎的長詩獎和中國時報文學獎敘事詩獎的得獎詩作，就可以發現長詩／敘事詩一度成為詩壇的重要文類，它大致上可分為三個創作方向：（一）以朗誦為

基礎的抒情詠嘆之作，如白靈〈大黃河〉、碧果〈龍族的聲音〉；（二）以當時或近年來的社會事件為題材的敘事詩，如陳黎〈最後的王木七〉、焦桐〈懷孕的阿順仔嫂〉、蘇紹連〈雨中的廟〉；（三）以神話或歷史人物事件為敘述對象，如趙衛民〈夸父傳〉和〈后羿傳〉、羅智成〈說書人柳敬亭〉、〈離騷〉與〈問聃〉等等。

本文的論述焦點即是以歷史人物為主題的敘事詩，因為它必須超越最多的創作障礙與期待視野，哲學系出身的羅智成（1955－）在這方面的成就最突出。他憑著獨特的靈視、語言和技巧，以〈西狩獲麟（上卷）〉（1975）、〈那年我回到鎬京〉（1980）、〈問聃〉（1981）、〈離騷〉（1982）、〈墨翟〉（1983）、〈荀子〉（1983）、〈莊子〉（1983）等七首共八百行的中長詩篇，成功營構了當代台灣新詩史上罕見的「先秦圖象」。

這個「先秦圖象」在古典印象中與現代語言化合而一，在歷史的共同記憶裡融入個人的視野與創意。更重要的是羅智成在刻劃人物性格的同時，營造出作為敘事基礎的當代哲學氛圍。如此一來，氛圍強化了人物的歷史性，人物深化了氛圍的真實感，兩者相得益彰。

本文將進行兩個層面的分析，首先爬梳先秦空間的重構過程，其次則是歷史人物／事件所構成的文化內容與價值。再經由兩者的結合，廓清羅智成筆下的「先秦圖象」。

一、虛擬：先秦空間的重構

即使是中文系出身的讀者，在閱讀先秦典籍的時候，其焦點往往

是諸子的哲學思想和語言特色，不太會去構想當時整個市郡城邦的生活圖景。可是經由各篇文章裡的人物行動（譬如席地而坐），及日常用具（例如草履、斗笠、觥籌），不自覺的累積成一種潛藏於閱讀經驗中的「內生圖象」（Endogene bilder）。它也許因時間久了而變得模糊，反之如果在閱讀中多次重複出現，它的影像就會逐漸清晰，事物的種種特徵在意識或潛意識裡沉澱、凝聚成一個立體的圖象。一旦審美主體進入審美過程，內生圖象便會不自覺的，被主體意識拿來跟該作品所提供的外來圖象作比較。在相符或相悖的閱讀感受中，讀者與作品之間必然展開接受、排斥或（被）說服的互動。

在羅智成選擇「先秦」作為敘事場景之前，他一定考慮到中文系讀者的期待視野，他重新建構的「先秦圖象」要面臨這些讀者內生的先秦圖象之挑戰。所以本節先以中文系讀者¹為羅智成第一順位的隱藏讀者（implied reader），而一般讀者為第二順位，分兩個角度進行分析、評價他所達成的閱讀效果。

羅智成的眾多詩作當中，最早觸及先秦題材的是〈西狩獲麟（上卷）〉（1975）。史書上記載帝王獲麟的年代有兩次，一次是孔子所處的東周（《春秋》的紀年止於獲麟），另一次是司馬遷所處的西漢（《史記》的紀年也止於獲麟）。可是這首詩並沒有明確的時空座標，敘述者既非孔夫子亦非太史公，而是「我們」和「我」。前者在追獵一頭「幼駒（他／麒麟）」，所有的敘述在正文中展開；而後者的對象卻是

¹ 本文之所以選擇中文系讀者為第一順位指標，乃因為中文系含蓋了文（現代與古典）、史、哲三個領域的知識。作為一個讀者指標，它兼具了深度和廣度。

「妳」，所有的獨白在括號內綿綿傾訴：

他已停格

他只是——一匹身骨凜冽的幼駒

正被追獵

像一個儲君

.....

（我們被白髮追獵，被曠蕪所追獵——

聽我說，妳曾是一面明鏡，映白雲為心

我曾是天空，曾是塵埃

在雨裡，我曾也是諦聽了又諦聽自己的雷聲）

（羅智成，1979：137）

很顯然，羅智成爲了超越中文系讀者對兩次獲麟的史籍印象（儘管它是相當模糊的），他首先模糊掉獲麟的時代，再加入另一條敘事軸線，讓偉大而且神奇的歷史事件和堅貞不渝的男女情戀，如麻絮糾結，前者演出於正文之中，後者獨語在括號之內。「我們」和「我」各有所鍾，「他／麒麟」和「妳」對追獵者而言，其價值是相等的。這次「獲麟」所呈現的是古今兩種價值觀的對話，頗見創意。再者，羅智成用「大雨」替歷史事件披上神祕的外衣，同時也讓男女情戀更爲淒美纏綿。

爲了緊扣著本節的論述主題，我們有必要採取詮釋學的詮釋方法，把括號內的敘事軸線「括號」（bracket）起來，存而不論，單純的去把握文本中的歷史空間。於是我們清楚看到一群古代的政客，在大雨中追獵象徵著盛世的麒麟：

我們冒雨趕至舞雩的臺前

四下寒蟬環伺

在雨的苛論裡，這萬柱的森林之殿

靜靜遺落滿了 花的耳朵

.....

我們冒雨趕至舞雩的臺前

四周瑣碎的光

他已停落臺前 只是匹氣質太過纖細的幼駒

萬葉傾光耳語 （同上：136-137）

雩，是旱祭的意思。古代求雨祭天，設壇命女巫爲舞，所以稱爲舞雩。
《周禮·春官·司巫》中記載：「若國大旱，則帥巫而舞雩。」詩的
開端想必是大旱（世道衰危的暗喻），不過大旱已在巫師的舞雩中解
除，於是「我們冒雨趕至舞雩的臺前」——這裡面有一股按捺不住的
狂喜，這股狂喜的延伸就是「獲麟」（藉此瑞獸來印證盛世已確實到
來）。所有的描述在雨中展開，在雨的苛論（滂沱的視域）中，我們
讀不到任何建築物的形繪，只讀到一個由植物意象組構成的空間：「萬
柱的森林之殿」、「萬葉傾光耳語」，連那瑞獸的眼神描寫，都是「枝
葉隱蔽的潛沉」（同上：138）；同時我們又讀到令人屏息的「寒蟬環
伺」，而承接這股聲源的卻是無比脆弱的「花的耳朵」。這一層強弱懸
殊的聽覺構圖，讓雨中的世界顯得更豐沛且詭異。

令人錯愕的是：這被期待的瑞獸竟是一匹「氣質太過纖細的幼
駒」。羅智成透過事實與期待之間的巨大落差，騰出一片全新的詮釋
空間——牠／他，就像正被諸侯追獵的周室儲君——並吻合了中文系
讀者在《春秋左氏傳》中讀過的政治概況。我們不自覺地被羅智成誘
導，朝著牠／他內在的神思追逐而去，追逐一個誘人的謎底，「在絕

地裡，他的神思在遠處馳騁」（同上：138），我們隱隱窺見他的胸次裡，有「最大最蕪最遠的一片土壤」（同上：138）。即使追到很近的距離，彼此間還是用一種高度意象化的方式來溝通：

當他回轉注意，我們再次四目相投

我恍惚聽見

鑾珮交擊的聲音（同上：139）

沒有對話，卻在他的眼神，和停佇的喘息裡聽見「鑾珮交擊的聲音」。正所謂「珮以制容，鑾以節塗」，繫於天子車駕馬勒兩旁的鑾鈴，以及天子腰際的玉珮，都有規範行止緩急的作用；「鑾珮交擊」暗指瑞獸／儲君內心不能靜止的聲音，具體的文化符徵，道盡抽象的帝王心思，並延伸著畫面終止後的餘音。

雨的朦朧與神祕，龐大植物意象背後的蠻荒感，再加上巫師的舞雩，和瑞獸／儲君的雙重心理狀態，羅智成企圖營造的空間感是極其古老且半文明的，先秦似乎比西漢更為吻合。可是空間的內容主要還是經由獲麟事件來錨定（anchoring），空間本身的意象營構屈居佐證。由此，我們更可以看出二十歲的羅智成，還把握不住先秦空間應有的特質與元素，但他已經意識到如何在古典題材上尋求突破的途徑。所以這首沒有下卷的〈西狩獲麟（上卷）〉，必須經由中文系讀者的詮釋，才能解讀出它潛藏的意圖和時空內涵。如果換成一般讀者，恐怕無法讀出獲麟為何事，甚至誤讀了「幼駒」的指涉，以及整個事件的時空背景，只感受到由「大雨」和飄浮動盪的語意所形成的神祕感。

從這首詩「符指過程」（semiosis），我們發現它需要一個具備中國古典文學及現代文學的專業讀者，才能有效的進行「符解」（interpretant）。就這點來說，它的創作考量並不夠周全。作為一首

舊題新作的詩篇，它必須盡量降低對外緣文本（典故）的依賴，其自身盡可能擁有完善圓足的詮釋脈絡。

我們不妨將之定位為日後重構先秦圖象的「前文本」（pre-text），所有後來完成的先秦題材作品，都是它的「下卷」。

五年後（1980）羅智成的詩筆回到西周的國都「鎬京」。羅智成在這首〈那年我回到鎬京〉裡，虛擬了一個印象完整的先秦都會空間：

那年我回到鎬京

繞過文人的筆墨、浩瀚史籍

在怨懟指陳的事實裡

那些使我靈魂楚痛的線索……（羅智成，1982：76）

這是比較後設的寫法，羅智成向讀者暴露出他是透過文章與史籍的閱讀，然後設定一個充滿「怨懟」與「楚痛」影像基礎，進而虛擬出昔年鎬京的生活圖景。這個影像基礎自第二段開始往下發展，貫穿全詩。從抽象的閱讀感晉升到具體的、細部的生活描繪，我們目睹了以下的畫面：

為寂靜的歷史印象

造訪一些絕滅了的鄉音；

我們席地而坐

話題不外乎小米、粗布和祭儀

他是訓練有素的貴族

為貧瘠的封邑自豪。

對子民有生疏的善意……（同上：77）

「話題不外乎小米、粗布和祭儀」都是負面的刻劃，但它卻更能貼近（可能的）生活實況；「對子民有生疏的善意」，更是準確地切中我們

假想的諸侯形象。精簡，沒有一絲多餘的形容，極為成功的捕捉到百姓們貧瘠的生活境況。接著是一位「壞疽老者」道破平民百姓在這個兵戎亂世裡的存在意義：

「我們只是多了一口氣的泥俑
煙硝與姓氏的背景。」
.....

我們只能馴良地

沙質或石質地死亡……」（同上：78）

西周末年，過度的分封導致征伐吞併的戰事不斷，人民竟是「多了一口氣的泥俑」，在不同姓氏諸侯的權力遊戲裡苟延殘喘，找不到生存的意義與目標，只能「沙質或石質地死亡」！「沙質或石質」正是整個鎬京給人的感覺——古樸、簡陋、易碎，這個簡單的句子將生命和空間的特質，緊密地融合成一體。

完成生動的平民心境的刻劃之後，沿著我們腦海中的負面印象，羅智成假借敘述者的一句對白，如此形塑那年鎬京的敗破景象：

「三兩貧戶棲息的土崗
猿猴侵佔的廟窟

旱雲高踞的樹樑……」（同上：79）

比起〈西狩獲麟（上卷）〉，羅智成更注意到人物形象／心境與生活場景的結合描述，所以他能扼要地建構出一幅袖珍的先秦圖象。這個圖象對一般非中文系讀者而言，也不會有詮釋上的困難，它並不太依賴史料，因為它營造的是一種獨特的先秦氛圍。一種由羅智成大膽虛擬出來的歷史氛圍。許多歷史的意象和詞彙，靈巧地嵌入現代的語言當中，不但不見隔閡，更能牽動讀者的思維與感受，隨著羅智成的敘述

半沉迷的遊走。

我們當然不能要求一首四十六行的中篇詩作，完整地勾勒鎬京的全貌；可是對於一首長達二百八十餘行的組詩，我們應該苛刻地要求他重構一幅逼真的「想像性地理」(imaginary geography)。

從西都鎬京到東都洛陽，「沙質或石質」的先秦空間特質，在次年發表的〈問聃〉裡獲得更為充分、更加細部的鋪展：

沙磧遊行在泥版與窯洞的街市

車駕過隙便揚起

許久，又散落在陶器與耕具上

手工的街景更形粗舊。 （羅智成，1982：82）

至於「小米、粗布和祭儀」的話題，亦被大幅擴張成具有透視與縱深的洛陽城郊；「怨對指陳的事實」成了「窮人的怨詈」；貧瘠的鎬京轉換成「日薄西山的洛陽」。這就是羅智成筆下，孔子和弟子們剛剛抵達的洛陽：

過了小米田，溝下的葛蔓和農人的野炊

南宮敬叔說，就到洛陽了，夫子。

在那，短松崗下，就是河，濃稠的河

對岸，就是洛陽，日薄西山的洛陽

大師的童僕，已在路旁守候

蠅蚋也因人煙而聚集——

夫子，

再經過窮人的怨詈

富人的驕狂

我們就將進入洛陽，陳舊

木製的洛陽……（同上：83）

在這一大部分的敘述裡，南宮敬叔的手指導引著每位讀者的想像力，從小米田到短松崗，然後越過濃稠的河，進入洛陽。由近而遠，視覺的層層穿越，產生了立體的景象；接下來由老聃的童僕、蠅蚋、窮人的怨詈、富人的驕狂組成洛陽的實際生活內容。這麼一個軟硬體兼具的、陳舊的、木製的洛陽都會圖景，活生生的展露在讀者面前。它帶著一縷懷舊的氣息，又具有幾分迷人的古典色澤，加上娓娓道來的、近距離的陳述語氣，它根本不需要任何文史哲的閱讀背景，它本身已經有足夠的訊息，讓各類型的讀者皆能身歷其景、神歷其境。對中文系讀者而言，則產生更大的共鳴。

羅智成並沒有讓孔子和讀者閒下來，我們「走過傾頹的樑木／苔侵的舞雩和年久失修的彩虹／我們來到旗桿下方／衰敗的旌旗淪為蝙蝠的巢穴／他們在暮色中跌撞」（同上：84）。別忘記，這可是日薄西山的洛陽，於是我們的眼睛「沿著德行沒落的方向／來到荒蕪的井田中央」（同上：87），看到政權裡道德的淪喪，看到井田等民生制度的失效。此刻，我們彷彿立足於立體的衰敗景象之中。

接著他透過孔子的疑慮，從另一個角度來強化洛陽乃至整個東周的歷史感：

什麼事物，在歷史的初期

便使我們濃重地懷鄉？

什麼事物，像稀落的竹籬

心念所及，就一鞭鞭抽打在心坎？

為何那堅固的基業只能口傳給後代？

堯舜的國度怎會淪成歌謠和臆想？（同上：87）